

風暴中的庄园

格拉維那著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風、塵、夢、的、作、態

——

陸、王、陳、文、學、年、代、作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風暴中的庄园

[烏拉圭]阿尔弗雷陀·丹特·格拉維那著

河北大学俄語教研室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Alfredo Dante Gravina
FRONTERAS AL VIENTO

风暴中的庄园

书号 1585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241,000 开本 850×1168 纸 $\frac{1}{32}$ 印数 11 $\frac{1}{16}$ 插页 1

1962年7月北京第1版 196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精) 0001—1000册 (平) 0001—3000册

定价(3) 1.40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前 言

烏拉圭在南美洲大陆的东南部，北接巴西，东南临大西洋，西隔拉巴拉他河与阿根廷相望。境内一片波浪般起伏的丘陵山谷，夹着大片大片芳草如茵的平原，这样美好的土地，却为少数大地主所分割霸占；他们用铁丝网把土地团团圈起，靠着剥削雇工，依附外国资本，大发其财，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绝大多数依靠自己双手劳动活命的劳动人民——雇工和季节工人的家庭，以至于一部分自耕农，只能在地主庄园铁丝网外的边沿土地上，或者在公地上，或者在无主的贫瘠荒地上，得到一点立足之地。他们的村落里处处是木板、铁皮、茅草、树枝搭成的茅屋；这样的村落被称为“老鼠窝”；“老鼠窝”里的居民终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在疫病、灾荒、暴政的压迫下挣扎。甚至那些小土地所有者，置身在强邻之旁，也日夜忧心忡忡，担心土地被铁丝网所吞没。

长篇小说《风暴中的庄园》，鲜明地描绘了烏拉圭乡村中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以及属于这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们之间的斗争。

烏拉圭是一个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国家；畜产品占全国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畜产品价格的涨落，直接影响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在滨海的大城市，还有一些外国资本的畜产品加工工业，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在内地，作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基础的

畜牧业，还处在落后的大土地制度的绝对统治之下。全国二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这些大地主经营畜牧业，但畜产品——皮革、羊毛、肉类，却不是为了本国人民的需要，而是供给外国资本的肉类加工厂、外国的毛纺厂和皮革厂做原料。半封建的大庄园制度，是这种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虽然庄园主为了符合外国工业的需要和剥削更多的利润，采用了一些新式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但是在地主和雇工之间，即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他们的关系依然是上世紀的地主与雇工的关系。庄园主从来不平等待待雇工，雇工必需绝对服从庄园的古老秩序；监工虽然不再手执皮鞭，但是他的命令依然是庄园的法律，不容动摇。

但是时代变了；这种古老的秩序已经处在时代的激流的冲击之中，它的根基已经开始动摇。

《风暴中的庄园》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乌拉圭乡村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的阶段。当时的形势是：一方面，以苏联为首的世界民主力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全世界人民的和平、民主运动空前高涨；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拉丁美洲，激起拉丁美洲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新的新高潮。在乌拉圭，也出现了新的帝国主义侵略。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排挤了英国在乌拉圭的经济势力，美国资本大量流入乌拉圭，控制了乌拉圭的经济，并且把乌拉圭缚上战车，迫使它扩军，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乌拉圭人民掀起了要求摆脱美帝国主义统治，要求民主和平的群众运动。在大城市里，工人阶级在乌拉圭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总工会，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罢工斗争。这个波涛汹涌的怒潮，冲破了内地乡村的古老秩序，庄园雇工和剪毛工人也团结起来要求自己的权利，展开了对大庄园主的斗争，动摇了大土地制度

这块阻碍着烏拉圭人民經濟发展、民族独立，使之陷于半殖民地地位的絆脚石。

《風暴中的庄园》的作者阿尔弗雷陀·丹特·格拉維那，在小說中表达这样的主题思想的时候，成功地塑造了属于这两个階級的典型人物，通过他們的冲突、斗争、成长、沒落，反映了烏拉圭內地乡村被压迫劳动人民的精神面貌的变化。

赫苏斯·薩巴列达是大地主階級的典型。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庄园主，看待一切事物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对土地和牲畜有着永不滿足的貪心。他依靠法律，依靠警察，通过监工的手，維持着庄园的秩序，使他的八个雇工順从地受他剝削。他从不允許他所雇用的人，包括他的监工，侵犯他的利益。有时候他也表現出一些假慈悲，但这也是有目的的。例如他給某一个雇工預支一些工資，为的是借此絆住一个廉价的好劳动力；他也让监工有几头私有的牲畜，为的是要使他更忠心地替他看管财产。在这种秩序表面上保持着平靜的时候，薩巴列达就費尽心机从两方面来扩大他的财产：一方面是并吞邻居瓦尔台內哥罗的土地，一方面是在牲畜拍卖場上投机取巧。

瓦尔台內哥罗和薩巴列达是世仇。从前，在他們的祖輩父輩手里，就开始了爭夺土地的糾紛。在使用武力、訴訟、賄賂、欺騙等手段的兼并土地的过程中，瓦尔台內哥罗家失敗了。到了这个瓦尔台內哥罗手里，只剩下一小块产业，处在薩巴列达家土地的包圍之中。薩巴列达現在对瓦尔台內哥罗的威胁，已經不再是武力，而是銀行支票簿。薩巴列达等待着瓦尔台內哥罗破产，就廉价买下他的土地。可是瓦尔台內哥罗却頑强地坚持着，并且听从女婿弗洛倫蒂諾的劝告，把一部分土地开垦，种植农产品，另謀出路。

廣闊草原上的這一小塊被開墾的土地，成了薩巴列達的眼中釘和心頭刺。薩巴列達痛恨土地上種庄稼，他要土地上永遠只長牧草，以便他繼續不斷地把畜產品賣給外國資本家。現在土地上種了庄稼，這意味着要切斷與外國資本家的關係，意味着烏拉圭在經濟上要得到獨立。這是與薩巴列達的利益完全相背的。小說揭露了烏拉圭大地主階級對帝國主義經濟的依賴性。薩巴列達這樣的人，要求的是大莊園永遠存在，剝削制度永遠不變，結果這種大莊園剝削制度使烏拉圭成為單一產品的國家，成為沒有工業、不能生產糧食的國家，成為帝國主義經濟體系的附庸，完全落到了帝國主義壟斷資本集團的掌握之中。

烏拉圭大地主階級統治者的政治，就是符合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利益的政治。烏拉圭歷史上傳統的兩個政黨：紅黨(Colordos)和白黨(Blancos)之爭，已經失去了獨立戰爭時期曾經有過的一點點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進步氣味，完全成了這一派地主和那一派地主爭權奪利的分贓之爭。薩巴列達對這種政治沒有興趣，他的嗅覺更為靈敏。紐約倫敦羊毛價格的漲落，直接影響他的利益，因此，紐約倫敦的政治動向，也就成了他的政治動向。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他發了一筆戰爭財；戰後，美帝國主義又在擴軍備戰，他嗅到了火藥味，立刻在拍賣場上以低價搶購牲畜，預備戰爭發生時高價出賣。他公開表示：每兩年需要一次戰爭，以便他可以攫取更多的利潤。這種政治觀點，甚至改變了他的地主階級的保守主義。他的兒子馬爾柯斯從首都來，代表美國企業要求他投資，他就脫離了英國資本，投向了美國資本。

就在烏拉圭大地主階級投靠了美帝國主義，變本加厲地榨取人民的時候，烏拉圭人民要求解放、要求民主的浪潮高漲起來，象石塊一樣壓在經濟基礎最底層的被剝削者也不甘屈服沉

默了。他們就是畜牧莊園里的雇工。

《風暴中的莊園》里有兩個人物：經歷了几十年痛苦生活的老人勞林那，和剛剛走上人生道路的青年胡安，可以作為老一代雇工和新一代雇工的代表。勞林那的一生，是一個處在畜牧莊園舊的生產方式和舊的生產關係下的加烏喬的縮影，而胡安則是新的時代、新的歷史轉折點，正在成長為歷史推動者的被壓迫人民的新生力量的代表。

提起加烏喬，就使人想起拉巴拉他河兩岸一望無垠的帕姆巴斯大草原，和騎着駿馬在草原上自由地縱橫馳騁的騎士。勞林那的祖父，就是這樣一個獵野牛為生的初期移民，他為西班牙地主開拓土地而和印第安人打仗，又為西班牙地主互相爭奪土地而流血。勞林那的父親生活在獨立革命的年代，他參加了獨立戰爭，獲得了勳，可是最後還是為軍事首領爭奪統治權而犧牲了生命。勞林那從小在莊園里長大，他的腳一學會走路，就開始了勞動生活——端茶侍候主人。他在莊園里辛辛勞勞，在馬背上過了半輩子，幾次因為莊園管理方法的改變而被趕出來，備嘗失業的痛苦。他親眼看到莊園的土地用鐵絲網圈起，親身經歷到彈吉他唱歌的加烏喬變成了莊園雇工，赤裸裸的金錢僱傭關係代替了傳統的宗法的主僕關係。到了這人生的暮年，他還不得不在薩巴列達的莊園里干活；他有些懷念過去，可是他更高興的是看到了年輕的一代，以加烏喬的勇敢無畏精神挺身起來為自己的權利同地主鬥爭的年輕的一代。

胡安到莊園里當學徒時，《馬丁·費埃羅》^①中歌頌的馬丁，

① 《馬丁·費埃羅》(Martin Fierro)；阿根廷詩人何塞·埃爾南德斯(José Hernández, 1834—1886)所著的長篇敘事詩，描寫加烏喬馬丁·費埃羅的英勇、俠義的性格，以及他受到的迫害和他的鬥爭。

早已只是往昔傳說中的英雄，《堂塞貢多·松勃拉》^①中描繪的卓越完美的塞貢多，也不得不为了糊口活命而对监工俯首服从。可是馬丁·費埃罗和堂塞貢多的精神特征，还能在他們的后代胡安身上找到明显的痕迹。胡安的暴烈、急躁、驕傲、大胆、正直的性格，对人生的乐观态度，对地主阶级和监工的仇恨，正是这个世代受压迫的阶级的性格表现。胡安的生活道路刚开始时，就是这样性格的一个青年。

作者在这部小说里把胡安的觉悟成长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以三个不同的境遇来表现。我们可以从小说描写这三个境遇的三段情节：庄园、村子、剪毛工人中，看出环境对胡安、胡安对环境这种相互作用使胡安的精神面貌发生的变化的踪迹。

在圣塔—露莎庄园里当雇工时，胡安对薩巴列达、对监工的仇恨，起先只是由于同伴皮拉尔、莫拉列斯等所遭遇的生活的不幸而变得强烈起来。他自己还年轻，生活没有给他一副妻子儿女的重担，可是却给了他一个背叛主人意志的恋爱事件。他爱上了庄园里厨娘的女儿貝尼泰。这个姑娘既是使女，又是奴隶，庄园主把她当作庄园里的一件物品，厨娘把她当作猎取监工财产的香餌，监工把她当作发泄欲望的垂涎之物。她是这样的一个受压迫者，因此，他們的恋爱就違反了統治庄园的古老秩序。生活把爱情的幸福給了胡安，使胡安产生了对未来的热切期望。可是要达到的目的，却要冲破这个古老秩序的坚固障碍。这个切身相关的问题，使他朦朧的仇恨明朝化了。他恨主人和监工，因为他們剥夺了他的幸福。这个冲突到了薩巴列达的荒淫无耻的

① 《堂塞貢多·松勃拉》(Don Segundo Sombra)，阿根廷作家里卡陀·紀拉尔台斯(Ricardo Güiraldes, 1886—1927)所著的长篇小说，刻画一个处在时代变革中的加烏乔堂塞貢多·松勃拉的典型。

太太要帶貝尼泰到首都去當女僕而達到高潮。胡安的出於本能的第一个反抗是兩個人一起逃走，第二个反抗是因為她不願意走而想拔刀把她殺死，第三个反抗是他自己一個人又憤恨、又失望、又痛苦、又傷心地離開了莊園。

殘酷的现实，使胡安在与压迫者的第一次斗争中失败了。胡安的出走，不能看作是对命运的屈服。如果胡安带着貝尼泰逃走成功，那就成了旧式的浪漫主义。胡安的失败的反抗，总结了一切往昔加烏乔反对压迫者的失败的反抗。世世代代受压迫的莊園雇工，不知有多少人有多少次拔出刀子来反抗地主和监工，但是他們的反抗往往只是个人复仇，只落得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剧。胡安却不一样，他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时代要使他成长为一个有組織的农业工人队伍中的一分子。城市中工人階級的斗争，先进思想的启发，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和扩大，才是促进他階級覺悟的真正原因。因此，在經歷了一場和階級弟兄在一起的为階級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后，在以工人代表的身份战胜了薩巴列达和监工后，胡安重新和貝尼泰見面，这时候得到的幸福，这样达到的圓滿結局，才符合于生活的实际，使人感到作品具有充分的說服力和强大的鼓舞力量。

胡安从小說第一部《莊園》，进入第二部《村子》，是从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两个不同世界的小規模的对比，进入大規模的对比。作者把胡安放入这个环境，使他經受更多的生活的磨炼。他和表妹奥尔菲丽的一段同居生活，他的好朋友皮拉尔的慘死，他拒絕給地主作偽证而被警察拘捕，奥尔菲丽的病逝，以及契卡杜庫拉村子里的貧困、飢荒和疫病，都象是生活的沉重鞭子，接連不断地鞭策着胡安。胡安要起来反抗，但是他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反抗；从前他可以从聖塔一露莎出走，現在他却不能从契卡

杜庫拉逃避。他終于去出席了为农业工人們爭取权利的剪毛工人代表大会，得到了启发。

小說的第三部《剪毛工人》，描写了剪毛工人和地主薩巴拉达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不过进行了几天，虽然不过获得了增加百分之三十工资的胜利，可是这场短暂而激烈的斗争使人们精神面貌所起的变化，却是无法估量的。胡安成为剪毛工人的代表，来到旧主人的面前，这个从前俯首听命的雇工，现在以平等的地位和主人谈判，没有一点恐惧，没有一点畏缩，并且充满了坚定的信心，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自己。胡安的这种改变，就是全体剪毛工人的改变，他们在斗争中受到考验，加强了自己的团结。胡安的剪毛工人小组在圣塔—露莎的战斗，不是孤立的战斗，他们的胜利，也不是偶然的事件。剪毛工人就是这样在一个小组一个小组地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中汇合，互相支持，统一行动，并且和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以及要求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广大人民结合，成为一支有组织的强大的队伍。新一代农业工人产生了，他们是摧毁大土地制度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斗争，虽然只是第一回合，然而却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一回合；他们的胜利，不仅仅是增加百分之三十工资的胜利，而是推倒大庄园边界铁丝网的第一根木桩的胜利。

《风暴中的庄园》反映了烏拉圭乡村中阶级斗争的新阶段的开始。大庄园大地主的铁丝网边界，已经处在强大的人民运动的狂风暴雨之中，摇摇欲坠。虽然这本小说只描写了剪毛工人的斗争——剪毛工人是季节性工人，和雇工不同——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广大庄园雇工起来斗争的日子必然不远了。“团结起来，亲爱的同胞们，胜利必定来到。”——正如作者所引用的烏拉圭民族英雄阿尔蒂加斯^①的这句名言那样，这本小说起到了积

极的鼓舞作用。

本书作者阿尔弗雷陀·丹特·格拉维那，是乌拉圭当代著名革命作家，乌拉圭共产党党员。《风暴中的庄园》出版于一九五一年，这本作品，确立了他在拉丁美洲进步文学界的杰出地位。他的新作有长篇小说《唯一的路》(El único camino)，一九五八年出版，描写蒙得维的亚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斗争；长篇小说《从恐惧到骄傲》(Del miedo al orgullo)，一九五九年出版，描写一个乌拉圭普通妇女在人民运动中的成长过程；以及剧本《爱情岛》(Isla de amor)等。

这个译本，原系根据莫斯科外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出版的俄文译本转译的，后又根据布宜诺斯艾利斯普拉蒂纳出版社(Editorial Platina)一九五五年出版的原书，进行了校订。

王 央 乐 1961年11月

① 阿尔蒂加斯(José Gervasio Artigas, 1764—1850)：乌拉圭民族英雄，一八一一年领导乌拉圭人民起义，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目 次

前言..... 1

第一部 庄园..... 1

第二部 村子..... 139

第三部 剪毛工人..... 233

第一部

庄园

我声明，要不惜一切力量，把
我們不屈不撓的意志，以及
将陷我們于灭亡的不义，向
全世界昭示。

——阿尔蒂加斯



第一章

一个春天晴朗的早晨，刚刚被委任为本省牲畜疥疮检查员的弗洛倫蒂諾·努涅斯，騎着一匹枣紅馬，在公路上快跑前进。这条公路越过了圣多一多明各山峰，继续在埃多山延綿而平坦的丘陵上通过。

他在巴姆帕車站待了很久，心里十分厌恶周圍的一片荒凉。这座石头建筑物，还是上世紀末英国人所建，直到现在，附近还連一个建筑工人的臉也沒有看見过。它仍旧孤独地照样聳立在單調的田野上，极目望去，只看得見远处的一些桉樹丛和莊園的輪廓。由于这辽阔土地的所有主断然拒絕放棄一米的土地，这个車站附近就沒有可能建立起居民集中的村落来。单独一个人的意志，就这样使周圍多少里格^①的居民，不仅仅被剝夺了供孩子們学习的学校，剝夺了給他們医治疾病的医生，甚至連作为文明的最起碼的標志的店鋪，也沒有開設一家。

太阳在天空中慢慢升起，它的热力开始射进弗洛倫蒂諾棕色的蓬乔^②里。他从山頂上沉思地望着这片广阔的平原：左边，在巴桑陀省，它和灰白色的高低不平的山丘在地平綫上融合为一；右边，在塔夸倫博省，則鋪展在强烈的阳光下，似乎表面都融

① 里格(legua)：南美洲通用长度单位，約合五公里左右。

② 蓬乔(poneho)：拉丁美洲人民穿的一种民族服装，用毡子做成，形如斗篷。